

一位剧作家鲜为人知的成长史
一段特殊时代发人深省的生活纪录

罗铁宁 评传

罗 宁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与年同

罗铁宁评传

罗 宁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铁宁评传 / 罗宁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680-486-5

I. 罗... II. 罗... III. 罗铁宁 - 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205 号

责任编辑 邓积仓
封面设计 赵力龙
内页版式 雒江蓉 罗湘睿

罗铁宁评传

罗宁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金裕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130 千字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80680-486-5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对换
(邮政编码 710061)

序

□ 陈 彦

这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我的好友罗宁，突然拿来一摞厚厚的书稿，言说是写他大哥罗铁宁的，嘱我作序。罗宁是有影响的画家，省国画院副院长，过去又是一个报社的总编辑，名记者，他的著作，本应由声震屋瓦的大人物来写，选我，实在有些不合适。可他还是执意要我作，理由是：他哥是剧作家，我又有点戏剧方面的虚衔和作品，说来说去，就只好推辞了。

罗宁走后，我随意把书稿翻了翻，很快就被一种东西攫住了，我突然觉得，这是一部不能随便乱翻的作品，里面不仅熔铸着一个生命的思考和血泪，更毫发毕现地托出了那个悲剧生命的生存制约与突围境域，尤其是他的心路抛面，让人一次又一次看到了深刻的断裂和接茬，这是现在许多写真人真事作品所缺乏的本质发掘与打开。在接书稿的一刹那间，我想罗宁写他已去世的大哥，无非是长歌吟诵一番，亲情奔泻一番，无端拔高一番，寄托一下哀思而已而已，谁知作品竟是用这样一种极其冷静的白描手法来自然呈现的，其中大段的死者日记运用，一次次让我毛发倒竖，甚至惊恐万状，我嘴里不住地喃喃：怎么会是这样？罗铁宁的人生怎么会是这样？

我和铁宁有过几面之交，那都是在戏剧创作会上。最深入的一次，是去宝鸡看他的大戏《麻叶叶》，座谈会上也说了几句决定不了戏的命运的话，没想到多年后，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了他对这几句话的珍重，这给我以做人做事的深切震撼。我读他的作品不多，但秦腔小戏《杀嫂》，却让我对他仰慕不已，那么熟悉的水浒题材，那么稳固的价值判断，却在他手中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并让绝大多数观众，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他对潘金莲的个体解读，接受了武松的心灵摇摆，最终在美的毁灭中，完全松动了一种板结的集体认知，且在技术上，

短小洗练，波澜层层，这在十几年前的戏曲创作舞台上，不能不说是一次重大收获。而这个小戏，至今仍被一些秦腔名家传来授去，并城市乡村、国内国外地火爆热演不歇，就更是证明了铁宁的创作功力与思想前瞻。

我怎么也没想到，铁宁的生存境遇，会是如此的不堪翻检。虽然奋斗历程中，带有许多由底层向上攀登者的共性苦难，但像他这样，同时经历着事业、爱情、儿子、家境、病痛等多重生命鞭笞与折磨的人，在我的文友中，还实不多见。当我读到他惨败的爱情，无奈的婚姻，困窘的家庭，陀螺似行进的事业时，一种苦涩如鲠在喉，几次欲哭，尚能忍禁，可当读到他儿子由个性乖张，到完全精神失常，以至于抑郁出走，生命由此永远消逝，一个父亲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以至精神几欲全然崩溃坍塌时，我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了。这是一个平民作家的评传，更是一部关于一个人的肉体与心灵磨难的史诗，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了奋斗者的勇气与价值，当面对那一篇篇被引用的日记和兄弟通信时，我在想，如果我是经历者，那我还会是罗铁宁式的勇敢奋斗者吗？

铁宁一生写了许多作品，涉及到戏剧、小说、诗歌、文论等多种样式，我读得不多，但从他的日记与通信中，让我感到了——一个从乡间小道上走来的知识分子的脚踏实地与深刻，那里面的许多片断与细节，都真实地记录了国民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当月工资的收支明细账目，还是家境对一个顶梁柱不堪重负的合围打压，都让人在没有写给他人看的那种不升华、不提炼、不虚构中，进入到了刻骨铭心的感动境地。他的生命，始终是紧贴在大地上的匍匐状态，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带着泥土的芳香与平民的亲昵，那种始终向下的开挖，是保障他创作永不落潮的最好耕作姿势。如果说城里的作家，还需要通过深入生活来解决写作的基本材料搭建问题，那么谁有幸走近罗铁宁，也就算走近了一座富矿。可惜的是，这座富矿崩塌得太早，如果再能存活十年八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是会写出更加震撼人心的厚重大作的。

罗铁宁去了，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罗铁宁，还是一个生命的罗铁宁，他都给了我们太多的启示，他的奋斗史，告诉每一个活着的人，只要信念在，无论处在怎样的生存境地，都会活出心灵的质量，活出生命的厚度和硬度。罗铁宁

的意义还在于,通过他的抗争,获得了一个平民参与社会对话的权利,并最终通过他的话语权,表达了底层劳动者的苦痛与心声,以及他们所想活出的风采与样式,这是最可宝贵的罗铁宁的意义。一个社会必须始终保持各种声音的均衡,如果仅有庙堂精英和阔佬们的喋喋不休,而无罗铁宁们的呻吟呐喊,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是不公的或危险的。

罗宁将他这样一个大哥,用远近交叉的镜头和黑白相间的画面,极其冷静地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在热泪涌流中,感知到了大哥的亲、柔和宽厚,在冷汗淋漓后,洞见到了大哥的忍耐、不屈和力量,我觉得,罗宁是干了一件与自己视为生命的绘画创作同等重要的大事。他大哥的人生,惟其用这种记者的实录精神和画家的素描手段来记述,才更显示出力透纸背的生命个性和思想张力。

罗宁干了一件很多人想干,却没能干了的大事,因为大哥对于许多人的意义都是不凡的。看罗宁的大哥,我常常想到自己的兄长,大哥是一种称谓,更是一种责任和担当。大哥这个家庭成员,总是自觉而又无私地挑起一副担子,忘却自己负重能力地拼命往前赶路,他们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独生子女群体,永远都无法理解的一种社会角色,无论独生子女们怎么富有,怎么幸福,我都为他们缺失了这种人生体味而感到悲哀。好在画家罗宁,为许多有大哥和没有大哥的人,都圆了一个走近大哥的梦,并且写得如此朴素、真切、深刻,我们真该向这个好弟弟表示敬意了。作为同道,我更应该向剧作家罗铁宁大哥表示缅怀和敬意,从而,也向天下所有挑起了大哥重任的大哥,表示我们做弟弟的深切感恩和敬重!

2007年3月18日于西安

本文作者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陕西省文联副主席、
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编剧

目 录

序

引 言 4

第一章 不解之缘——大哥与戏剧 7

第二章 无悔之爱——大哥的爱情及婚姻家庭 85

第三章 难言之痛——大哥与他的儿子 127

第四章 手足之情——大哥与我 153

第五章 坚韧之志——大哥与疾病和挫折 189

尾 声 206

后 记 209

U

一、不解之缘：大哥孙文'剧'

1) 长驱直入，使他领导经济崩溃。

说来奇怪，我~~现在~~至今也没有找到大哥罗继宇从青
少年起就热爱~~我~~戏剧创作的真正原因。最~~初~~^{至今}从家族史
和遗传基因中看不到因果联系。但他却真的与戏剧文
字沾上了深厚之缘，从十七岁起直到~~四十~~^{五十八}岁离开人世共四
十一年。在陟岵扶风里，也就是保存仲雍香利的地方。<sup>我的那村叫
邵家桥村，就是</sup>

我们家族世代都是农民，~~据解~~新中国成立时
改时给永定的成份是，应是富裕中农。虽然是在旧中
国时永星曾有一定的土地，过着较为富足的生活。祖父在清
代上过私塾，祖母则是白鹿村 ~~姓~~ 的一户人家，姓李，姓李
家，记得 ^{祖母李姓} 时 ^{李姓} 李姓，那时四合院灰砖灰瓦，^{墙上} 刻的副李
家个地主家，可永星什么也没有，也许过去有 ^{墙上} 出生后又
有了。大哥就生在这个新旧社会交替的时候即1947
年。家文字去蓄生性耿直，喜爱私塾教育，以擅长毛笔，
精珠算享学乡里，但他似乎很贫乏，不拘小节；而母李
田玉常则一字不识，~~只~~ 只是天性温厚，~~偏爱~~ 偏爱孩子。~~在~~
(仁治老人，虎)

而大平出生时体弱多病，祖父同族人中有威望者，^{（一）并说（二）}名为“铁牛”，寓意国运。在这^{艰苦}环境中^{度过幼年}长大的大平，开始上学读书到^有有停学，他在本村上完了^{初小、高小}，然后转入县城读初中。^{（三）}不幸，就在他^{（四）}刚16岁时，家里接连两人去世，先是伯父，家族中唯一善社交^{（五）}在村里有影响力的人物，也是旧社会“保长”的他，不满50岁就撒手人^{（六）}。不出几天，^{（七）}他又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祖父也因病^{（八）}逝世。^{（九）}永远的牵挂落在了父亲一肩之上，^{（十）}无奈，大平被迫辍学回到村开始了在生劳队劳动^{（十一）}挣工分，帮助父亲养家糊口。

^{（十二）}可就是这^{（十三）}短短^{（十四）}的少年向青年过渡的几年间，大平阅读了^{（十五）}许多^{（十六）}文学书籍。据^{（十七）}他^{（十八）}同^{（十九）}乡^{（二十）}的^{（二十一）}生前^{（二十二）}友好^{（二十三）}讲，大平^{（二十四）}不仅^{（二十五）}读了^{（二十六）}传统的^{（二十七）}许多^{（二十八）}小说，^{（二十九）}而且^{（三十）}还^{（三十一）}读了^{（三十二）}前^{（三十三）}苏联^{（三十四）}不少^{（三十五）}小说，^{（三十六）}包括^{（三十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十八）}等^{（三十九）}《静静的顿河》^{（四十）}等，他^{（四十一）}读书^{（四十二）}很^{（四十三）}专^{（四十四）}心，^{（四十五）}而且^{（四十六）}同^{（四十七）}人^{（四十八）}中^{（四十九）}也^{（五十）}有^{（五十一）}人^{（五十二）}说^{（五十三）}如果^{（五十四）}说^{（五十五）}他^{（五十六）}后来^{（五十七）}喜欢^{（五十八）}上^{（五十九）}又^{（六十）}书^{（六十一）}文^{（六十二）}学^{（六十三）}创^{（六十四）}作，^{（六十五）}我^{（六十六）}认为^{（六十七）}主^{（六十八）}要^{（六十九）}是^{（七十）}他^{（七十一）}在这^{（七十二）}些^{（七十三）}时^{（七十四）}间^{（七十五）}读^{（七十六）}书^{（七十七）}哪^{（七十八）}些^{（七十九）}，^{（八十）}确^{（八十一）}立^{（八十二）}志^{（八十三）}向^{（八十四）}有^{（八十五）}关^{（八十六）}。他^{（八十七）}在^{（八十八）}十^{（八十九）}七^{（九十）}岁^{（九十一）}那^{（九十二）}年^{（九十三）}，^{（九十四）}他^{（九十五）}萌^{（九十六）}发^{（九十七）}改^{（九十八）}行^{（九十九）}到^{（一百）}外^{（一百零一）}念^{（一百零二）}书^{（一百零三）}，^{（一百零四）}但^{（一百零五）}因^{（一百零六）}于^{（一百零七）}家^{（一百零八）}中^{（一百零九）}没^{（一百一十）}有^{（一百一十一）}书^{（一百一十二）}，^{（一百一十三）}他^{（一百一十四）}开^{（一百一十五）}始^{（一百一十六）}便^{（一百一十七）}将^{（一百一十八）}时^{（一百一十九）}间^{（一百二十）}投^{（一百二十一）}向^{（一百二十二）}了^{（一百二十三）}诗^{（一百二十四）}歌^{（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快^{（一百二十七）}板^{（一百二十八）}和^{（一百二十九）}小^{（一百三十）}说^{（一百三十一）}唱^{（一百三十二）}。 ^{（一百三十三）}所^{（一百三十四）}以^{（一百三十五）}限^{（一百三十六）}制^{（一百三十七）}

那^{（一百三十八）}本^{（一百三十九）}书^{（一百四十）}决^{（一百四十一）}定^{（一百四十二）}了^{（一百四十三）}他^{（一百四十四）}一^{（一百四十五）}生^{（一百四十六）}追^{（一百四十七）}逐^{（一百四十八）}的^{（一百四十九）}小^{（一百五十）}戏^{（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二）}女^{（一百五十三）}亲^{（一百五十四）}女^{（一百五十五）}海^{（一百五十六）}刀^{（一百五十七）}》，^{（一百五十八）}就^{（一百五十九）}是^{（一百六十）}在^{（一百六十一）}这^{（一百六十二）}时^{（一百六十三）}开^{（一百六十四）}始^{（一百六十五）}创^{（一百六十六）}作^{（一百六十七）}并^{（一百六十八）}取^{（一百六十九）}得^{（一百七十）}成^{（一百七十一）}功^{（一百七十二）}的^{（一百七十三）}。

大平^{（一百七十四）}开^{（一百七十五）}始^{（一百七十六）}时^{（一百七十七）}是^{（一百七十八）}在^{（一百七十九）}和^{（一百八十）}祖^{（一百八十一）}母^{（一百八十二）}同^{（一百八十三）}睡^{（一百八十四）}一^{（一百八十五）}间^{（一百八十六）}的^{（一百八十七）}房^{（一百八十八）}子^{（一百八十九）}里^{（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一）}如^{（一百九十二）}果^{（一百九十三）}还^{（一百九十四）}有^{（一百九十五）}一^{（一百九十六）}个^{（一百九十七）}旧^{（一百九十八）}社^{（一百九十九）}会^{（二百）}的^{（二百零一）}长^{（二百零二）}方^{（二百零三）}桌^{（二百零四）}，^{（二百零五）}他^{（二百零六）}就^{（二百零七）}借^{（二百零八）}着^{（二百零九）}小^{（二百一十）}油^{（二百一十一）}灯^{（二百一十二）}完^{（二百一十三）}成^{（二百一十四）}了^{（二百一十五）}《^{（二百一十六）}白^{（二百一十七）}天^{（二百一十八）}苦^{（二百一十九）}功^{（二百二十）}》，^{（二百二十一）}晚^{（二百二十二）}上^{（二百二十三）}

引言

公元 2004 年 4 月 15 日凌晨 2 时许,我家的电话骤然响起,我从半睡状态中被彻底惊醒,脑海里突然出现一种不祥之兆,竟不敢立即拿电话听筒,还是妻子拿起电话。不出我所料,正是大哥的二女儿湘毅从宝鸡打来的,说是大哥突发脑溢血,现已昏迷,正在宝鸡西关医院抢救……我拿过听筒问侄女,让她再说一遍,她仍用颤抖的声音重复了刚才那句话。因为在 14 日中午,我接到侄女罗湘毅电话,说他的父亲,我的大哥又住院了,且情绪明显不如从前,我说 15 日或 16 日一定赴宝鸡探望,但谁知连 14 夜都没过去,大哥就……我立即穿衣起身,于凌晨 4 时多从西安赶到了宝鸡西关医院。只看见仰卧在病床上深度昏迷的大哥,口里插着呼吸机气筒,医生、含泪的大嫂及两个女儿、女婿站在旁边,此时我的心紧紧地缩在一起……

大哥是当年 1 月 27 日在老家扶风安葬了父亲后,我亲自驱车送他回宝鸡的,但还不出百天,他却病成了这样,此间我未能与他说一句话。无论如何我也没有想到坚强的大哥竟如此快的被病魔吞掉……在侄女们面前,我强忍着悲痛,但当和嫂子单独在楼道不远处医生办公室商量对策时,我却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做 CT 表明,大哥脑颅出血过多,加之不久前施行了心脏瓣膜置换手术,身体虚弱,现在再施行手术已没有可能。

我崇敬的大哥就这样离开了我……

大哥走了后,我失去了一位对我有重要影响的特殊亲人。

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好大哥,一位优秀的剧作家。他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是与困难和逆境奋争的一生,也是富有传奇和值得我回味的一生。

第一章

不解之缘

——大哥与戏剧

第一章

卷之五

——大正十四年——

说来也怪，我至今也没有完全找到大哥罗铁宁从青少年起就热爱戏曲创作的真正原因。至少从家族史和遗传基因中看不到明显因果关系。但事实是，他却真的与戏剧文学结下了深厚之缘，从十七岁起直到五十八岁离开人世共四十一年。

我们家在陕西扶风县，也就是保存周原和佛指舍利的法门寺所在县，具体为黄甫乡下原峪村。我家世代都是农民，按新中国成立土改时所定的成份，应是富裕中农。就是说在旧中国时家里曾有一定的土地，过着较为富裕的生活。祖父在清代上过私塾，祖母来自邻村的一家李姓大户人家，记得儿时祖母带我去舅爷家，那四合院灰砖灰瓦房及墙壁上雕刻的图案倒像个地主家，可我家什么也没有，也许过去有我出生后又没有了。

大哥就出生在新旧社会交替的1947年1月。家父罗志春生性耿直，曾受私塾教育，以擅长毛笔字、精通珠算享誉乡里，但他似乎很严谨，不苟言笑，而母亲田玉秀则一字不识，只是秉性温厚，仁慈爱人，尤偏爱孩童。而大哥出生后就体弱多病，祖父同族人中有威望的老者商议，并请邻村神婆为大哥起名为“铁宁”，寓牢固之意。在这样环境中度过幼年的大哥，开始上学读书，他在本村上完了初小、高小，然后考入县城读初中。但好景不长，就在他刚16岁时，家里接连两人去世，先是伯父，家族中惟一善社交且在村里及周边有影响的人物，也曾是旧社会“保长”的他，不满50岁就撒手人寰。不出百天，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痛的祖父也因病逝世，家庭重担落在父亲一人肩上。那时我们已有弟兄四人，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无奈，大哥被迫辍学回村开始劳动挣工分，帮助父亲养家糊口。

可就是这少年向青年过渡的短短几年间，大哥阅读了很多文学书籍。据他同龄的生前好友讲，大哥那时想方设法借书看，不光读了国内许多优秀小说，如《红楼梦》、《三国演义》、《欧阳海》、《青春之歌》等，还读了前苏联不少小说，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等，他读书很专心，为同龄人中少有。

如果说他后来喜欢上戏曲文学创作，我认为主要与 he 在这段时间读书明理，确立了自己的志向有关，另外，和他对传统戏曲的热爱有关，那时，农村仅有的重大娱乐活动就是看戏，为看戏，大哥被踩丢了好几双鞋。十七岁那年，他萌发了文学创作念头，但由于阅历及基础所限，他开始便将目标投向了诗歌、快板和小演唱的创作。



◇ 青年时代的罗铁宁

那本决定了他一生命运的小戏《嫁妆镰刀》，就是这时创作并取得成功的。

大哥那时写作是在和祖母同睡一炕的那间低矮的房子里，好在还有一个旧社会留下的长方桌，他白天劳动，晚上借着小油灯完成了小戏

《嫁妆镰刀》的剧本创作。

这出戏开始名为《选嫁衣》，完成于1963年，当时经县上一位老师推荐，城关镇张家庄业余剧团曾排练演出了他的这部处女作。在此基础上，他再次修改，起名为《嫁妆镰刀》。

谁也没有想到后来的结果，当他步行十五里路将剧本《嫁妆镰刀》，斗胆送到扶风县文化馆时，老师们被震惊了。他们对大哥这样小小年纪写出这般好戏很为高兴。在老师们的辅导下，经过二次修改，县人民剧团以关中道情形式排演了《嫁妆镰刀》。并带此剧赴西安参加了全省第二届戏剧观摩会演，获得成功。

紧接着，《嫁妆镰刀》被评为陕西省建国十五周年来优秀剧本之一，并报送国家文化部参加全国建国十五年来优秀剧本评选。我曾在陕西省档案馆查阅过这份资料，1964年，当年省文化局报送表非常清楚地记载着这个小戏剧本被推荐的理由和领导签名。全省上报的十五部优秀剧本还包括《游龟山》、《梁秋燕》等名剧。后来，全国的评选未能进行。据史料反映，当时在中央，江青已插手文艺领导工作，给毛主席报告说全国的这次剧本评选历史剧太多，多半是表现帝王将相的题材，出新不够，所以全国评选被搁浅了。

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多次播放了关中道情《嫁妆镰刀》，长安出版社还出版了这出小戏的剧本单行本。

无论怎样讲，当时这部小戏取得了傲人的成功，扶风县人民剧团因此剧在全省有了名声，该剧主演王莲阁也因此在县内外成了大明星。而编剧——我的大哥罗铁宁，也很快成了扶风县有名的戏曲作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扶风县上

过学的人,几乎都会知道“罗铁宁”这个名字。

这么说,大哥是个天才?那完全错了,大哥不是天才,但大哥凭着他的聪明和勤奋,干了一件当时同龄人无法想象的大事,一个十八岁的农村小伙,有作品搬上舞台并获奖,并被灌成唱片在电台播出,那该是多么欣慰和骄傲的一件事啊!

然而,我们分析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背景以及此剧的内容等不难得出结论;从旧社会过渡过来的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需要移风易俗,而《嫁妆镰刀》正是讲移风易俗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叙桂英婚后不满三天,即报名参加青年割麦突击队,公公支持并为其备了镰刀,婆婆不依,出于旧俗,藏了镰刀。桂英正在焦急中,忽然想起了陪嫁镰刀,天不明即上工割麦。主题无疑在歌颂劳动者的新风尚。因此,在那个崇尚劳动时代,此剧一路走红的原因我们也不难理解。

客观讲,一个十八岁的农村业余作者,当时不可能有太高的戏曲创作水平,这里面无疑饱含着县文化馆许多老师和辅导者的心血。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爱好和社会的需要结合起来时,才可能取得成功。大哥的处女作正是切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他开始尝到了成功的喜悦,而且自信心大增,并从此以戏剧文学创作为奋斗目标,开始了更加艰苦的跋涉。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剧作家。但连他自己也不曾想到,他这一戏剧性的开始注定了他戏剧性的人生。



◇ 1964年《陕西农民报》上刊出的《嫁妆镰刀》剧照,王莲阁饰叙桂英。

关于《嫁妆镰刀》的成功和对他一生的影响,大哥生前与我几乎未曾谈起,他患病躺在床上,因其家属户口农转非时我曾为他写简历并写过这个成果,还在省档案馆查阅过这一资料。但1964年时我才6岁,后来只记得大哥经常去县城,也有县文化馆的干部骑着自行车来我家,当时在周围很是耀眼。

对于这段经历,大哥去世两年后,不识字的大嫂李爱芳从他的遗物中拿出一大摞笔记本让我看,原来这是大哥生前的日记,1994年5月18日的日记竟是一篇回忆录,题为



◇ 32 年后的 1996 年夏，罗铁宁与当年《嫁妆镰刀》的主演王莲阁在西安文化艺术报社相遇。

“三十年的苦与乐”，这篇日记使我对大哥及《嫁妆镰刀》等有关情况第一手资料有了真正了解。因为从 1964 年到 1994 年，刚好是三十年，大哥是这样写的：

我沉湎于深长的回记。

1964 年 5 月 28 日，我曾被扶风县文教局的王建国同志带去西安观看《嫁妆镰刀》的演出，距今已三十年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当时我在麦田地头正补栽红薯苗儿，夏风温热，听到要去西安看戏的消息，高兴得几个晚上睡不着。十八岁的小伙子，对戏剧创作如迷似痴，《嫁妆镰刀》的上演，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去西安那天，天下大雨，我穿着借村里乡友的制服布裤，上身穿着母亲织染做成的黑蓝土布制服，当我第一次出现在西安街头时，真不辨东南西北，感到解放饭店是那样的高大壮丽。在饭店食堂餐厅里，我第一次和《嫁妆镰刀》剧组的导演、演员见了面。主演王莲阁是位很漂亮的姑娘，她大概比我大两、三岁，笑眯眯地望着我这个土里土气的公社社员，张明霞一说三笑，倒显得亲切和气，导演雷艺强、跃月明都是扶风县人民剧团的艺术创作主要力量。

晚上看了一场演出是在五四剧院。记得大家兴致勃勃地议论着，王莲阁在吃晚饭时脸上还汗津津地说：“今晚从一上场，我手上、身上都有汗哩！”我感到演出的艰辛……

《嫁妆镰刀》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省内外三十六家剧团先后上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全剧录音播放。

由此可见，大哥对他十八岁时的这一处女作取得的成功还是很自豪的。因为这使他对立志献身戏剧事业的信心大增。大哥那篇日记还回忆了此后他热心戏剧文学创作的情景：

从西安回家后，我又创作了小戏《两个代表》，扶风县剧团上演后准备参加1966年在兰州举办的西北五省地方戏创作剧目汇演，由于“文革”动乱，这项艺术交流活动也被取消了。

从1966年9月到1971年10月，我创作了一百多个文艺节目，有小戏、表演唱、对口词、快板、诗朗诵等形式，我近乎疯狂地热情宣传讴歌“文化大革命”，宣传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组织业余文艺演出队，不论是盛夏酷暑或是隆冬严寒，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没有报酬，没有名利，这种无私无畏的热烈追求和献身精神，现在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整整五年啊……

历史的沉淀，使我们有了文学青年的“悟性”，不是个人命运！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奉献。

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斗批改运动，我家被作为“漏化地主”的对象进行审查，父亲遭批斗，大哥惟一的精神寄托——业余文艺宣传队，也无法活动了，因为这个宣传队的成员们多半是大哥作民办教师时的学生，由于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他被迫离开学校，停止了民办教师生涯，而演出队的成员们没有了活动场所，也就自行消亡了，这是大哥在享受了《嫁妆镰刀》成功喜悦后，业余创作生活最暗淡也是他最苦恼的一段时间。他回忆当时的情况：

1972年初春，在冯家山水库工地的窑洞里，我才真正地感到天地之大，而自己无栖身之处，工地上年轻的女民工南来北往，我却摆不脱孤独的烦恼。

只有回到写作的境界，灵魂才能安宁。

因为写了《嫁妆镰刀》，尽管受尽曲折，但这点名气再次使我受益，我参加了扶风兵团政工组写作组，从此，虽经变迁，但吃写作饭的身份却从无改变，直到今天。

那时，我也常常陷入幻觉，美丽的幻觉，挫伤、打击、困苦、贫穷、病疾、成功、喜悦、收获、幸福……都没有使我丢开幻觉，三十年，我生活在渺渺茫茫的幻觉之中。

幻觉不是虚妄，幻觉是一种诗意的美妙再现，它是我一份独特的财富！